

暑中對客

蜂

還金人

述益

日記

書院舊無日記日記自吾三人始日下凡圈三而  
吾三人各占其一在院則署否則註曠為此紀之  
首也次則客又次則匠又次則入與出之數不啻  
犁然可稽烏歲癸卯之秋會有修理之後僉議以  
為非總理之才不可而族父遵先是以坦橋暨庸  
為衆心所服因推而聞之當事者俾主畫至則日  
紀所署因增而四之非有甚不得已無敢久曠者

一日某以事去將紀以曠而弗肯任也曰吾有代  
之者在已復有曠者一則曰吾實以書院事往云  
何為曠一則曰吾行至中途而雨雖足跡未及院  
而心至焉云何為曠而執筆者亦遂遲疑搖惑而  
不能自決嗟夫天下之事唯患其飾而為之解彼  
夫入而在院出而離院七天之軀形迹昭然豈但  
十目十手之指視哉然猶尚可飾而為之解奚况  
方寸之中神明之舍一出一入倏存倏亡終髮兩

不能喻其隙電波所不能貌其速者乎若從而飾  
之奚所不可苟合而以為一體可飾也無忌憚而  
以為任真可飾也嗜利而以為交道接禮可飾也  
貪位苟祿而以為委曲行道可飾也諂媚而以為  
和平可飾也行私而以為便公可飾也矯名而以  
為盡心可飾也倚識而辨皆為至理借實而容無  
非完行夫烏知夫飾而解於人者是欺人也欺人  
者猶可言也飾而自為之解者是自欺也自欺者

不可言也若是者是謂曠安宅而弗居曠莫大焉  
而猶或以為學問得力不自置疑嘻此小白重耳  
所以見絕於孔門而管晏所以羞稱於童子歟昔  
孔子之品諸弟子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  
月至焉而已矣夫以彼日月之至豈容無曠顧其  
昭然使人見之不為之飾也唯不為之飾是故  
賢師良友得以施其勾攝之方而其究卒歸於無  
曠吾觀堯舜之聖亦唯是兢業蓋曰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所謂無曠庶官者即無曠耳目  
心思之官也嗚呼兢業而無曠者聖人也曠而昭  
然不為之飾者賢人也若無希聖希賢之志則亦  
自欺自解居然無曠而已矣斯亦學術得失之林  
也

羊競

夫人之心未有不求多者也而得於此者必失於彼甚則兩求而兩失之院中故多閒空地蒼頭治其西偏種蔬幾畦蔬茂然盛矣偶有言畜羊之利者謂東偏垣牆之內可不必芻牧而歲孳息居利當數倍衆亦以行亡害而從之一夕大雨牆潰羊盡越而西蹂躪噬噉蔬無餘者當此之時雖既失蔬猶利得羊居數日蒼頭乃復隔別羊群益

力治疏且多蓄溺以灌之曾疏未及安而群羊又  
以飲溺而就斃矣嗟乎燕越之不能兩馳也朝市  
之不能兩趨也水陸之不能兩濟也漁獵之不能  
兩事也農桑之不能兩業也此非獨人事亦天道  
為唯古之聖人知其然故有所取必有所舍堯  
舜登巍大之績而不敢徇世及之利禹稷秦平成  
之理而不敢辭手足之勞湯武開商周之基而不  
敢恤放伐之譏孔顏崇天下萬世之祀而不敢顧

疏水簞瓢之負若是者何也彼蓋知橐籥亭毒乃  
有心計鼓鑄埴埴善自調停故以其所不盡者還  
之造化蓋善承其天之學也下逮輓近人苦不足  
得隴有望蜀之志取魚有兼熊之心位冠蕭曹復  
欲富侔陶猗燿齊儀欲復欲誼高桓文年期全鏗  
復欲詣超佛老名希韓范復欲后踵陳荀詩拳屈  
宋復欲文並蘓韓放任劉阮復欲聲重孔顏凡人  
世所不可必得者一切欲無而有之於身未得則

患其不得既得則患其或失一失則冀其復得不  
得則怨恨缺望以終其身而不能自遣嘻其亦愚  
之甚也已矣夫天下皆人也人皆顯也生不必死  
則古之世界也而何以有今縱不必限則一人之  
世界也而何以有衆今試使群獸之中有一物鳥既  
予之齒復犄以角既付之翼又四其足則盡瀛海  
之山五嶽之方唯此一物者足以肆志而窮奇饕  
餮之族亦不過足以供一血食之餘耳豈成乎其

為造物之理哉而何人之不悟也昔羅明德先生  
別一禪僧而請教鳥僧曰官人好好好但你們有  
一件好便有一件不好在這邊等待我們出家人  
長是如此嘻生死一也成毀一也虧盈一也得失  
一也自晦朔陵谷之變天地且不能違而況吾人  
人而欲與造物者爭衡多見其不知量也已

閨鷄

以塵飯塗羹而任真也。嬰兒無不然者。有一稍長者介於其側。不必其深曉成人之禮。但不至童心之大甚者。必弗為矣。以酒食而離歡也。徒隸無不然者。有一業儒者介於其側。不必其素謹禮食之教。但不至廉隅之大爽者。必弗顧矣。名位之相凌。閥閱之相壓。土田屋室之相奪。常人無不然者。有一學道者介於其側。不必其洞達塵劫之累。但不

至名根之盡泯者必弗與矣此何以故其處猶高  
者其競猶寡吾院中蒼頭憐遺粒之棄於地也因  
市數雞而收之其同事者忌其專利亦家携數雞  
至至則輒不相容彼前鷄成群酷肆齟齬而後者  
日引避不皇循牆而伺門廡之下或得粒餘而前  
雞爭趣而擊之往如此已而以毆蛇故問之客  
而得一雀衆謂雀至必將且齟齬衆鷄鷄必無幸  
乃緩步睨就鷄群行如也久而群鷄逐狎之間

鼓翼而挑之甚有翔立於雀之背者而雀瞑若罔  
覺余因是推之凡物之有所競者皆有所營也有  
所營故必欲遂而得之而於此為得便於彼為失  
則鳥得而弗競故投骨而大狴得獸而虎鬪攫腐  
鼠而鵲雛嚇此自其情也彼雀凝神獨止清遠自  
適朝可翔雲霓之表莫可宿廣漠之場翩翾宇內  
曠然玄覽奚物足營而安用與世競此其在人則  
曾點漆雕開之儔乎當時孔子造沫泗之上其高

足弟子多未忘仕進之念而開獨以未信自安至  
論治賦畀民禮樂應對又未免沾沾各見所長乃  
春風沂水行歌自得點獨視天下若無足為者然  
二子終為聖人所亟與豈非以足乎已無慕於外  
而為聖人所心契者歟是故物之自處誠如霍則  
與天下之物自無所競而品高乎天下之物人之  
自處誠如二子則與天下之人自無所競而品高  
乎天下之人不然愈趨愈下愈下愈競一失為常

人再失為徒隸甚且與嬰兒同能則又何以別乎

書院之鷄也

識不真

有同乳生並臂而赴院會其頭面似也其舉止似也音聲容色之間無不似者分列左右而人不知其孰某孰某也又有同姓同字兩人而呼應錯訛舉座不能別識有挾刺而投某先生者從旁目眴之得其彷彿輒不能信曰吾向者所見乃冠蓋繡錦者也竟不致而去又一日主人見客而問所親客亦不知而歎乃應對久之有識者告曰若何對

所親而復問所親若所與問即所親也嗟夫今天  
下談學寧若此矣非為門面所混則為名號所移  
不然則必眩於似是之非而不能析又不然則亦  
有覲面相親而不自信者總之識未真也夫識之  
苟真將無往而非覲面者矣且非但覲面而已今  
夫以此識彼猶不免有形迹之分若以論於本來  
之體則識者即此所識者亦即此夫烏有彼此之  
間而可以覲面言乎特患識之不得其方耳昔孔

子蓋嘗苦心於此而求其方曰默而識之夫惟默  
故神凝神凝故隨其見之所及而各有所會是以  
二帝曰中三代曰明德孔曰仁孟曰義孔孟以下  
曰至善曰天理曰一曰敬曰本心曰良知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所見不同其為識  
一也而近世學者不求之於默而求之於辨求之  
於辨故識愈不真何則彼默者以不覲不聞而辨  
者以共覲共聞默者退藏於密而辨者致飾於外

默者見過而內自訟而辨者居之不疑默者不見  
是而無悶而辨者急人知而名之循名理為透悟  
襲口吻為真詮吾未見其能識也且夫未有天地  
誰為混闢未有文字誰為道理使學者誠洞於未  
有天地之始未有文字之先即欲着一語語了不  
可得而安所事辨乃知孔子默之云者蓋誠識後  
之語而喋於辨者乃其所以終不能識也因以  
質於大眾有起而應者曰子亦多言夫所為識之

真者自有真相識之作用是故遇故人於他壤則  
情致自爾周曲收亡子於迷塗則倉卒便成婉戀  
向使孔子非不厭不倦即所為識者從何徵哉今  
諸公曰識我不敢知曰不識我亦不敢知請自今  
但以不厭不倦相印証何如耳

道不遠

余與客住院久之今日飯如是飲如是而坐作寢  
處如是明日飯如是飲如是而坐作寢處亦復如  
是客曰此羲皇境界也余曰子得道矣客忙然起  
曰得道何容易余曰子知夫道之所昉乎夫有人  
斯有道有道斯有人道不遠人者也而人之於道  
特惠夫越而求之於遠何以明之今夫有天有地  
猶曰寰中而人則實之矣人之實之也則既以形

骸相遇矣以耳目相構矣以肝胆相攝矣以族類  
相偶矣以井閭州邑相錯矣雖狂榛之云浸涉擬  
謏混沌之狀業有端倪又安所得無極之上而稱  
之故道雖先天而有實則后天而用聖人者后天  
立極者也故其原道以立教皆不外人以言天曰  
喜怒哀樂人也曰子臣弟友人也曰視聽言動人  
也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也推之無非人者蓋  
曰有人則道始附焉道也者所以御形骸管耳目

通肝膽齊族類而理井閭州邑者也所謂以人治  
人不遠人也而世恒越而求之於遠者則又有說  
夫旦、菽粟見肥甘而指必動歲、布帛觀綉黻  
而意必搖此人之情也今夫人理之常本千萬年  
不可易之經也味之則不過家常茶飯聽之則不  
過絮叅常談於是有一二好異者一切空之以號  
於人曰吾將使汝飲於至味而體被至采乎而人  
之入於其說者進得任情徇己之便退窮絕尺規

矩之求前有幻妄可往之塗后無百年碩忘之心  
嗟乎又何怪乎不移而趨之彼也夫天下之勢惟  
無至於好異而失常如使至於好異而失常則天  
下大亂故吾人之學亦唯是兢、據其常說而守  
之喜怒哀樂日點檢焉而不敢厭以為迹子臣象  
友日勗勉焉而不敢厭以為庸視聽言動日收攝  
焉而不敢厭以為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日充拓  
焉而不敢厭以為淺天下有能深參而密研之者

則無迹非心無庸非至無粗淺非神奇即不能然  
而人與人相安家與家相宜道亦未嘗不在焉此  
聖人修道立教之至意也若使當人之身而復外  
人以言道吾不知陰陽上下有無離合之際可能  
得毫芒渺忽之間乎哉故吾輩今日受用真是開  
天闢地一樣世界葆焉者是謂樂在其中馳焉者  
是謂求其在外徹焉者是謂上達天德昧焉者是  
謂不知天命特在著與不著察與不察之分耳客

乃輟然大快曰吾今後乃盡知實力雖夢寐居室  
皆可得道何但書院爾也請識之以醒餘生

賈自求

大會之餘友朋夜集有言某先生之論如何有言  
某先生之論如何而賈正於余余曰子將自為學  
乎將取較前輩以供雌黃乎抑徒辯博為乎答曰  
吾將自為學也余曰誠自為學政不必向某先生  
某先生論上求之凡人之生聖賢之靈明載焉吾  
極其量吾自達其域即發竅之際亦自有不容知  
者就如孩提有覺之初或緣於目之所見或緣於

耳之所聞或緣於口之所味俱各不同雖慈母心  
誠求之亦不能曉其所以初動之倪而畫之使一  
而況吾人之學是再世生人之一大覺也誠使功  
夫積久虛中自動開天闢地獨宰玄握即或父老  
堯禹學堯舜鄒總不可涯涘而今止畫地以趨據  
見為盡雖令講甚詳見甚速亦既有所局而後入  
矣有所局而後入是自封也其所見者終身之所  
能見其所不及見者終身之所不得見也今夫乾

魚不聞其臭癭里反笑其無彼豈性與人殊乎誠  
觀於其所先入習之乎其所恒見也故今吾儕誠  
有志乎更不憊盡捐蹄筌大破窠巢直從自竅發  
處循默識至通於其所不容不發而又滯於  
不能自發進此地步而後徐取先輩之議論參之  
彼其能得力者或適中吾之所欲發而其不得力  
者自不容混如此而後乃稱自為學也將容易承  
當可乎問者唯、而退居頃之城北隅失火火焰

大燭衆皆倉皇出視俄有所遇問之曰某之宅云  
已復有所遇復問之曰某之宅云如是者三四人  
皆信之比有自失處至者問之皆非也彼諸人容  
有欺人意乎其禱告者不過以所見揣想而言其  
三四告者又以傳習前聞而言皆未實至其地老  
也嗟夫又安知夫今世之言學者皆不以所見揣  
想皆不由傳習前聞而果實至其地者乎故夫吾  
黨之學慎不可不自求而徒局人口吻為也

坐移

有駢奴令之大會行茶先後識客之坐次而補之  
客有坐右者奴識定入而取茶則客已移而左矣  
奴不覺而竟進之右主人起而示之以左復入取  
茶則客又移而右矣蓋三移而三弗得茶也主人  
叱之奴反曰何不坐定一席而左右移為客皆笑  
之少頃有相遜坐者司儀生請曰會例止序長幼  
無他遜遂坐定同志因舉徐行後長之禮申之衆

為之凜然已復有遜坐者如前生又詔以長幼之  
例而非也為主人子弟也已又有遜坐者如前生  
却詔以賓主之例而又非也為中表屬也已又有  
為姻婭之親者已又有師弟之分者而長幼賓主  
之例俱不得執生頗煩而病之余顧笑曰子亦似  
向之行茶者病移乎哉吾問子日月星辰之以  
天移也陵谷之以地移也子知之乎曰知之黃帝  
之以制作移混沌也堯舜之以仁義移道德也啓

成之以世及移禪代也湯武之以征伐移揖讓也  
子知之乎曰知之曰孔子之以接淅去齊遽去  
魯也教子路以父兄在而教冉求以聞斯行之也  
將非移乎孟子於齊餽而不受於宋餽而受也受  
於儲子而不見受於季任而見也父祭而以三鼎  
母祭而以五鼎也將非移乎而子知之乎曰知之  
曰然則何以異於坐次之移也夫天下之理亦何  
常哉唯是緣於人因於事出於時時至事行而理

從立有不得不爾者烏不得不爾則非移也應如是也且子試能以受杖為孝趨過為忠証攘為直抱柱為信從井為仁矣乎必不能也子又能以蚓食為廉坐懷為貞三思為慎盟小為謙喪元為勇已乎必不能也又不能則不得不移也故曰執而不變者物也變而能移者物也物者理也此之為學也已矣或曰如不一何曰烏乎不一也賓客則賓客之中表則中表之左則左之右則右之

雖千移萬移而移者豈有貳哉且夫經禮三百矣曲禮三千矣又安見夫三千三百之非一也

本無事

壬寅之秋彭李二子以大會告于四鄉甚周值諸  
令侯新任且賜教於是四鄉集者蜂舉而縉紳之  
長雖數年足跡未履城者亦無不儼然臨焉至數  
十年未有盛會也先是會未大集典客者即謀于  
長老曰禮有賓主賓始于會酬應不愆或亦斯學  
之條理也願有所請長老曰何居曰日縉紳之期  
而至者甚衆也其間之貴貴尊尊賢彼有其二其在

大庭坐次固可出班另齒以別之奈飯次何無其  
異席以享令諸老自相齒讓似亦斟酌之可乎有  
答者曰此院之設原為學而集也諸老母亦唯是  
欲昭令德以觀示後進使貴不乘賤少不凌長恂  
恂然同歸禮讓乃其盛心彼豈就此較計班列以  
自大為若較計班列以自大者必不至至必不較  
計班列以自大明矣况士鮮通識夫其口衆一有  
異同便謂涼燠未足以尊敬諸縉紳而徒携來者

恐不必然已又請曰縉紳先生之禮既聞命矣父  
母師長且至夫寧無加豆而令與主人等可乎又  
有答者曰若不知此會也實父母主之父母蓋嘉  
二三長老之勤洎子弟之順有以助隆教化於是  
戚餽供給非主者耶而弟藉手吾黨以備其物且  
鄉飲鉅典籩豆有數若使鄉邑遵行此禮毋侈費  
毋虛飾肅雍、明信以相與父母師長將不勝  
快為而安用加豆言已瀟灑兄至諸公遂以前說

盾之瀟瀟兄曰唯，皆是也。雖然有故事在昔文  
莊公與諸老倡隆此會時則程松溪侯臨之今故  
老猶有可詢者詢之何如耳衆皆默然嗟夫天下  
之事本可不事矜持不煩計議不費張皇不假布  
置獨此一節也乎哉唯夫知見橫出理道旁流矯  
偏者挾其是於彼而通方者又任其見於此是以  
天下之事萬舉而萬不得其當也今夫故事之云  
卑無甚高吾輩試虛其心無不能為此言者乃至

彼此楊權甲乙可否而猶惶，烏似未得其決者  
則知見之為害而不能行所無事輸徵君遠矣余  
因之大自省

八偏

治疏有兩丁爲其一慮館供之不時而急乎種  
之芸之灌之壅之日三四視之卒以水力沉痼踐  
踏勤密而疏不得茂其一則休烏息烏種不及時  
芸不及候灌壅亦不及則竟鹵莽烏而疏亦不得  
茂疏渠有兩傭烏其一恃力使氣濶步高舉疏之  
至無邊畔其下反淺烏而水不得洩其一則軟弱  
怯事切土如切玉烏深則深矣卒隘而水亦不得

減畚揭有兩家焉其一則左右望而日不足也促  
石不暇擇燥土不暇濕繩直版縮一不應法而突  
爾崇墉然卒以不堅而圯其一笑之而慎其揀度  
密其築削日不成三四堵堅則堅矣乃以泄未  
及蓋而亦圯蓋屋有兩倩焉其一人曰瓦唯不厚  
故多漏累而堆其上而不虞椽之不新也卒以勢  
重而屋壞其一人曰椽未易新瓦何用厚唯是薄  
列而疏布之苟以無漏一夕猶開其上而漏隨之

竟以不蔽而屋亦壞余因事而節識之甚矣天下  
事之不得其中也今夫論吾人於受形之後則冲  
和之意不全矣冲和之意不全故不能不有所緣  
而偏緣之而偏於是其有厚薄清濁強弱輕重之不  
等者此自其常而矯偏以歸於中端在於學故曰  
損有餘補不足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所謂變化  
氣質以歸於中之學先文莊謂皋陶九德皆對疽  
之療名為唐虞醫案具可覆也而世之學者鮮克由

爲各從其力之所能爲以赴其見之所及入甚或  
以強陽之症而問參苓烏附之劑以虛怯之病而  
求硝黃芩連之散豈不愈佐而愈甚其病哉彼諸  
傭奴之不得其中無惑爲已吾儕以學自命奈何  
如之爲書之壁以省他日有以問學至者余與之  
証上一層未及心開乃詰我曰子何不取壁間之  
旨揚擢之余曰對治之音見病於標從上達之渾  
然元氣元氣固而病自消矣雖然上而不可遺下

也下而不可遺上也若倡，乎揭對治之義若擊  
鼓而求亡子烏則亦諸傭奴之偏爲已矣

松柏

環書院而樹計古松可數百株而庭墀左右皆栢也一日李子問曰先輩何以不樹他木而獨以松栢意取不雜也乎彭子曰唯、必也先輩之有所取也吾想道院之設一以為簞籬一以為標式樹之松栢者毋乃以節操垂象教乎而歸目以問余余曰我豈能知然唯吾儕不可不入此門也凡先輩所為總不易曉而吾儕各隨其思之所會無不

得益者即此類可具推也居久之孝子一吾彭子  
毅所歐陽子中吾族父坦泉姚子立岡湯子新所  
胥以改歲合盟書院彭生以為此歲寒會也仍舉  
前說以似諸公毅所子曰正是正是吾向於後彫  
之旨未及理會今者導江北而來曩之灼々其華  
者今果零落曩之海々其葉者今果飄搖曩之芬  
芬其馨者今果臭腐獨入此而見松栢猶然故吾  
朱文公以此況處窮之士涉亂世之忠臣則此節

操之說似未必非先筆之意矣雖然猶其標也昔  
人謂松栢越高越欽欽之一字倘足發明後彫之  
旨乎今天地一氣耳故呼必根吸開必根闔是  
故閉蟄之久陽氣乃布醞釀之極霖雨斯零居積  
深而家用裕節蓄多而壽命延自然之理也盖余  
挾此以觀於人世今三十年有狙獪之家突稍羸  
餘一旦出入村市擁蓋策肥楊々意甚自得未几  
而中於蜚語銷歇殆盡有二三年少生一試嘗有

司輒自以為道在於是睥睨暴殄旁若無人老成  
者靡不辟易曾不數年而落魄下流莫與齒者因  
是推之而虛夸愈甚禍敗愈酷泄越愈驟喪亡愈  
迫蓋上自公卿下逮氓隸無不然矣彼其憑恃氣  
力恢張聲勢豈不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作者及至  
倏忽轉變初終異處回思向之叱咤馳驟而有不  
容不咋舌愧死者則豈非不飲之故歟以不飲之  
如彼以早彫之如此則後彫之必得於飲更何疑

者而何但為松柏言也於是遂為誦不覩不聞之  
章演及淡澗溫之義彭生躍然起曰此所謂尸居  
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斯義臻矣遠矣吾儕歲寒之  
盟請以此為載書讀屬不敏為次其說以志之

說去根法

余始與彭李二子承代之日望其門荒如也陟  
其階榛如也周視左右則荆棘叢焉蛇虺據焉  
晝行則多露而宵行則恐於是相與傭十數人日  
夜鋤之浹辰而始即安明年之春萌芽漸發未幾  
而種者復茂甚則夕去而朝如故焉諸蒼頭攘  
袂言曰安有吾不能如彼何吾求蘊以藝之盡耳  
又未幾而荒者復如故吾就而熟視之其鋤則

苗也其藝則梗也而中有盤據於磚石之間者曾  
未動也是謂根未去故也因入室瞑念久之今夫  
根之為害寧獨闢草萊為然乎哉吾人所以日憧  
憧擾擾於嗜欲之場紛綸而不自己者豈無固植  
於中而為之根者乎蓋聲色貨利各隨其竅入之  
因以其竅為托根之地而蟠結牢固堅不可拔顧  
方其掄制而未發則且格於鋤之藝之之勢而萎  
滿而不能達一或縱而放焉則求必盈其量意必

足其求不至翦然齟齬不已者今夫童子之受學  
於師也其先入者為之主日充日長無非是物焉  
有病癰者居常言語動作盡如平人一旦疾作而  
支吾遂不相及皆根在也夫人見其飲食動作盡如  
平人之時而遂以為其人強健而無病也亦太惑  
矣雖然去根當如之何夫凌空不可以着力無其  
藉也天籟莫知其所始靡所緣也今夫根之云者  
唯有地可着也地之不存根於何有邑入視而後

有目吾烏知夫目之不與色俱空也聲入聽而後有  
耳吾烏知夫耳之不與聲俱幻也推是皆無何有耳  
而奈何執形體以為真乎形體之為真則視聽言動  
之用宜無不自主者忤人之寄臭也遁甲之潛形也  
巫之掩呪庭囚之移析楊也於此於彼可有可無然則  
視此形體以為真而必唯其欲之徇焉又惑之惑矣若  
乎子思子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  
不聞根將烏托吾以此說去根法

鬼神

一日晨起見李子端肅而謁於三先生之前而口  
鑒久之予恠而避焉如是者連日伺之皆然予  
因前問曰子何言李子曰吾有所禱予曰驗乎曰  
異哉吾初者苦於鼠而一禱比苦狸而再禱其害  
皆除吾後來每禱而求心開亦覺胸次漸朗與初  
迥別吾是以日夕禱也會其日方議大修之工徐  
少尹且臨彭子曰異哉三先生真有靈感哉吾夜

未夢文莊先生儼然上座大衆如也皈依聽法則  
自今日以始公實於此馮依焉神之格思豈可不  
敬某因憶辛卯在京病後一夢見王文成陳白沙  
二先生語良久而酌飲以水水甚苦文成先生曰  
吾向者唯多飲此水故學乃有明爾能飲幾許乎  
予曰即百甌甘之文成曰壯哉復親酌飲予曰孺  
子當如此比宮洗家兄至又為之飲曰此彭澤樽  
中物也已而就覺時錄夢以聞家兄得手報云近

志微乎夢之喜也弟自營甘此

水乎無忘而先生所屬意矣百甌自許會稽宜心  
北之乃彭澤之飲欲我陶哉昨已命兒先樹五柳  
矣辛卯距今十三年今念之恍然如昨以兩先生

所屬意如彼而半生虛負自棄謂何因追恨不能  
已已有生問曰此感應之際其素未解果先輩未  
散之英依吾輩而顯其靈乎抑吾輩之心志仰而  
與先輩通乎將兩相感而兩相遇乎抑造物有所  
以合之乎亡其幻乎若其幻也又何儀容聲咳之  
聞皆逼真乎予為默然其夕寐中似有告余者若

曰爾何難言也夫萬物皆備千古一息一日克復  
而天下歸仁此何以哉爾何難言也今夫爾我之  
間應酬之常然此叩而彼應無不隨也彼授而此  
入無不會也室遠而思能適意動而機相遇此其  
中便自有可異者何必論於夢寐之交祝禱之際  
乎故古之人於事先也致愛而存致慤而著其齋  
明盛服如有所使其食坐羹牆如有所見其受命  
如響實其體物不遺非意之而已也詩曰文王陟

降在帝左右先儒謂堯舜其心至今在唯在之為  
言乃能有以通乎此矣不然則何聽法之石可使  
點頰射斗之劍可使躍津血可使燐谷可使聲蒙  
草可使筮受祀之土不可使神百物可使遞相生  
化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  
天命之謂性也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后聖古  
今瞬息生死晝夜總之此物此志而已矣更何異  
焉余因憬然悟泮然解因疏而存之以附於鬼神

德盛之章

觀稼

維春既暮農人皆作因偕一二友人步雨戾禮義之橋有老父者糾笠緝襍秉耒耜而播於橋之畔余曰天雨盍稍休乎有童子饁而他饗者曰老且得休乎播晚矣而試觀其所有驛其連有馭其傑者矣其所有馭其苗縣其庶者矣夫方且議播將千金一刻而安令休為老父從容對曰誠然然童子不盡知也吾有所試矣夫安知吾播之

晚而吾穫之不豐乎余心識之越數十日復偕友人出游則見前日之驛、穀、者反枯以死而老父之穫、桎、粟、竟如所云因進而問之曰夫向者若乃眩於所見而不知吾之果有所試也夫節序有占雨暘存候原隰有宜種顛有別吾以三年試而二年足憑也十年試而七年足憑也行吾所已試而他復何知其聞之大有所省焉余嘗怪聖人荅樊遲稼圃之問無乃拒人已甚由今以觀老農

老圃之云蓋實以憲老之教廣之而不止為稼圃發也今驟論天下紆謨遠猷非老不達長慮却顧非老不周文移典故非老不傳變態世情非老不熟大氏其為說似迂其取効似緩而要以措之於用則百不一一爽焉是故不以燭武之無能為而夜縋可以退師以蹇叔墓木之拱而弗錄遂以覆衆不以智瑩之羸老而推轂可以克敵以王翦為老怯而不任遂以輿尸推之得失之林天下事無

不爾矣彼童子者方其抵掌而譚穡事其老豈敢  
輕有置對及以課於方阜堅好之日則有口張而  
不能噤耳夫乃知嘗試漫為之功非可與確然有  
試者同日道也雖然試亦難言亦難信夫不有為  
試之說者曰人情當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  
耨播樂以安譬之農夫是麋是豕雖有饑饉必有  
豐年此不為千萬年試而千萬年足憑者乎而或  
者猶未必信不惟不信而或抵掌而他豔烏如童

子之為見者亦或不少也噫此詎可令老農見也

觀葛

閣後墻圯甚其上蓋有姜、莫、縈縈而不能解  
者李子曰此葛苗也異哉其為物必死其根知之  
者從而掘取之墻是以圯予諗之曰子以為必死  
其根者獨一葛也云哉試觀目前為松為栢為蕉  
為桐為桃為李種、不一有一之不死其根者乎  
不死其根者必枯株也豈寧唯物今夫桑梓之必  
恭敬也常棣之韡、也對非之不棄下體也焉羅

之施松柏也推之人世無不同情則豈有一之不  
庇其根者乎不庇其根者必死心也惟天下之死  
其心者恒多而不死其心者恒少故天下之能庇  
其根者恒少而不庇其根者恒多是故耨鋤德色  
而為父子之心死分財較多而為兄弟之心死桑  
中有期而為夫婦之心死乾餼以愆而為親戚之  
心死起微成著彌隔彌遠至於東毛不親原隰誼  
薄風靈自悼秦越愆視若此者豈少乎哉世徒見

其然則但以為人之不如其物而不知生人之初  
互為其根互為其庇者與物固無異也古之聖賢  
豈惟視家人親戚如本枝之必相庇即推之四海  
之遠千百世之上下一切有情無情之物無不如  
之是故修己而安人修己而安百姓中和而天地  
位萬物育要以自完其如天之庇而不以此根彼  
葉自分幻見此學之至也若乃論於牛羊之牧斧  
斤之伐一暴十寒之不保夫直枯株之存耳枯株

之不庇其根而豈所以論物生之常哉是故物取  
培灌人貴存養通於此旨者學可幾已或曰惟葛  
有藟而始得掘則又因所以庇之者戕之嘻葛以  
藟而戕也魚以墨而罟也子以母慈而敗也庇之  
而適以戕之者微獨一物夫不有不庇而實庇之  
者乎此又不可不知

暑中對客

自入夏苦不得雨伏聞暑益酷而院中週遭閑曠  
陰陰闊疎予與二三客早起對坐比日中則氣候  
若火牆壁若爐堂皇若甌池治若沸几席若薪而  
予二三人者若就而蒸焉於是胥謀為祛之之法  
周列帳屏延廣蓋覆以為暑不能入矣而暑如故  
則又胥謀為蕩之之法宣洩滯穢洞開簾櫳以為  
暑不能留矣而暑如故則又胥謀為待之之法淨

地布坐飲水沃腸以為暑不能親矣而暑如故旋  
轉計畫逃避無之汗不餘縷手不停筆蓋甚苦焉  
已而容述演古今奇事話甚佳衆皆倒耳承聽因  
相與究極本末反覆味玩遂日加曷而不知也余  
忽問曰比來覺暑乎輒相顧大笑曰殊未殊未余  
曰夫向者唯其為祛之蕩之縛之故也祛之蕩之  
待之則知有暑矣今夫知之為病寧獨其不耐暑  
然哉凡人世一切煩悶憂苦無不由之是故知有

富貴則苦克訕知有貧賤則苦墮獲知有夷狄則  
苦防衛知有患難則苦安排由斯以推凡知有已則  
無不為人苦凡知有人則無不為己苦種、因緣  
遞生傷閼塵劫之毒至不可言而其人方且自矜  
於一窺壁無雄而卵焉而以所知與世亢猶然信  
也嘻夫烏知夫商丘開之從臺投地之觚骨無為  
也夫烏知夫觴深之操舟者之涉乎覆却而能暇  
也夫烏知夫梁鷺之養虎之不相搏噬也夫烏知

夫中山石出者之上下煙燼之猶夫鬼物也夫烏  
知夫伯昏無人之登高履危之猶象人也吾觀天  
下之事唯不知故能忘唯忘故能無所不可不然  
共是吾儕何向者不勝其暑而一聞客論遂如處  
水壺之中而不自覺則知有此而不知有彼之驗  
也雖然知有此而不知有彼直易之耳聖人則渾  
然無知闔關陰陽呼吸寒暑一法不立萬法皆空  
夫唯學至聖人之無知而熱中之病庶幾免夫

蜂

有蜂實於茂對堂之櫝而窠爲一離而三之窠日  
益盛種類日益多主人謂蜜可飴而閒空又無損  
也故弗除一日客有過者指而語主人曰蜂有五  
德而曾察之乎主人曰何居曰彼其巢於不火之  
區是爲智不食腐敗而拮採百花之英是爲潔引  
朋類而族集焉是爲仁時其出入是爲信雜處人  
群而不輕有所螫也是爲禮且夫人之不能備此

而涉人世也亦多矣虛心察之皆可有所省可以人  
而不如物乎有笑於夢者曰以吾所察其德則愚  
鳥耳主人又曰何居曰夫一得而失不隨利之所  
獨收也已作而已自受明者而後處也今其翔  
然轟然飛逐於綠野紫陌之間得曾幾許而也  
鳥陣鳥以為居厭鳥飲鳥以為食若以為此甘美  
者可終身受用未幾而人掠其半甚者稍無遺矣  
曾不愚而若此且非獨此吾見有蜜虎者唯味之

甘一入其窠搏擊不擇即蜂之死于虎口者十五  
六鳥則反以所以養之者害之非愚而為此乎主  
人曰信抑子能明于物之愚而子將自處於智能  
乎吾見蓋難矣夫愚者小人之所不得不處者也  
夫利猶之蜜然口不能省甘旨之求而非利胡具  
耳目不能絕聲役之奉而非利胡供四肢不能屏  
狗馬之樂而非利胡贍盤游不能廢臺榭田園之  
適而非利胡取利不得不愛則倚利而伏者不得

不安故愚者小人之所安也嘗試觀之石崇蒙戮  
於咄嗟慶封被討於富穡何晏構禍於日食寧懿  
起尤於裘馬彼獨非人而甘之焉夫愈嚼而愈味  
愈味而愈求人情之常也夫烏思夫今之所輦載  
而之彼者非即昔之所輦載而之此者乎此之所  
為營、逐、務得而甘心者非即彼之所為營、  
逐、務得而甘心者乎迺愛迺掠迺傳迺禍天必  
至罽虎當前乃駭而圖之不容自避矣故曰愚者

小人之所安也嗟夫物之愚也人將笑之然則人  
之愚也而我有不笑焉者乎人之愚也我將笑之  
然則我之愚也而人有不笑焉者乎智者如之何  
曰寄吾身於天下而我無所有也託吾情於萬物  
而我無所甘也如是而已矣

還金人

辛丑之會主人接應不暇有會費數金忘而遺之  
牖下不及檢也庖人拾而得之因詢於衆曰  
若輩有所失乎衆曰無有以詢主人主人亦曰無  
有曰曾有遺金乎則愕然檢前金而不獲也具質  
以數如之而慨然還烏夢有迂之者庖人曰吾豈  
非人情獨惡夫利而遺之哉顧吾間者側足堂下  
竊有感於衆君子之論吾得此而心駭乎不安

也必還此而心始安吾從心之所安者了之而迂  
何嫌焉於是衆義之而聞之堂上維時文學鄧先  
生方說法上座謂不可不亟獎以示異也座中皆  
物色之而避之甚堅已舉酒酌賀復避入倚人中  
迨不敢前且曰本吾欲了自心何意人知而反  
多事若然則吾乃為此而以求名其何顏當之於  
是鄧先生大言於衆曰夫夫也不唯濫利而且輕  
名充類至盡雖聖賢何以遠踰其易之也乃屬不

敏書還金人以旌之少頃有問者曰聖賢之學期  
於善悟若知體未融畢竟落不著不察層級奈何  
言學余曰唯否雖然子所謂悟者將以知體  
見前自不涉於名與利云爾耶抑徒幻視一切而  
無嫌出入耶以知體見前自不涉於名與利則吾  
豈數知徒幻視一切而無嫌出入則又安用學為  
書余有學長生者於此玄牝谷神之竅謂已洞悉  
嬰兒姤女之交謂已妙契然使授以莽投以醜報

無嫌飲而食之雖曰知玄吾不敢以為知何則其  
所為長生者失也若使田父野老調其飲食慎其  
起居而安期長藥之輩謝不與通雖曰不知玄吾  
不敢以為不知何則其所為長生者得也今庖人  
者何以異於人哉蓋唯未習頡斯之筆未工孔墨  
之辯為是輸贏縫一籌耳若以座上之言而獨能  
憬之於心以得金而必還還金而猶畏人知此其  
自為長生計不已得乎乃猶以未知玄而少之將

醜而飲莽而食而自翬知玄者猶可尚烏者乎夫  
六經故不言悟就悟云者從吾從心也夫奇事從  
吾心之安而更求於悟得無騎驢覓驢之見耶即  
謂行不著習不察毋亦謂遵理以為行模事以為  
察不免作二見云耳彼既自心自了即謂能者能  
察亦無不可而奈何必盡夫人而責之悟乎孟子  
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嗚  
呼此克之靈也吾又安得若人者而與之談心學

行 卷之八  
哉然則姑從庖人而寄其與焉亦可也鄧先生曰

善

述益

在院三年受友朋之益不可殫記故不著著其近  
事易曉者方工匠受事之始姚啓崖公儼然枉臨  
曰茲欲興工必先擇匠當而申聘建其大匠為景  
正吾視之澄然不言也凝然不動也因問曰爾何  
能曰思之惟吾心與間架會吾目與材會胸中具  
有完屋而後可措手志欲定神欲暇也此其益一  
院自戊子之水土高下堆積因循未治宗濂公曰

欲具間架必盡將高低取平一覽洞達始無于礙  
此其益二余必欲周回垣禁而後興事頗心苦之  
坦泉叔曰而不思當初盡白地乎且隨在列營兵  
家要自有法此其益三園中故有茗多頭余惜之  
不欲去而兩祠顧有妨雲亭公慨然曰凡事當審  
輕重造祠乃千百年觀瞻奈何以惜茗故而苟且  
為何見不遠也又曰凡事貴斬截若此時不斫去  
猶恐不免顧惜之意因立去之此其益四舊閣止

前一向築亭而廊之餘三向皆殺予以為不成閣  
體欲增築盡如前向而心計錢糧恐不敷瑞南子  
曰以吾子之精神必能動當事者了此即不然又  
待後之人完之何必功自己成此其益五茂對堂  
有栢四株形家往、以為不利即近歲白虎之害  
皆歸咎焉議欲去之而未能決毅所子曰何不乘  
此時遂去之且吾聞栢無正根其植不固失今不  
圖而異日工成之後一旦有颶風震折之壓毀必

多凡事之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正類此也此其益  
六子為書院紀事既成而賁正諸同志中或有疑  
者欲予改之曰欲以示後必無犯駁予以語大史  
喜聞喜聞曰此學政不嫌異同若違自心以就同  
是之論即落鄉愿窠臼俟他日自透還自改爾且  
夫醇駁互存所以求正曰必無犯駁得無有立言  
之意非求正初心乎此其益七雖然此七益者因  
得七損損智損故損才損術損意損辯損愛是也

是故智損而心能閑故損而操可一術損而誠自  
孚才損而人易親意損而志常達辯損而道理益  
明愛損而德行日起予與諸子盤桓于書院之中  
日益日損日損日益以是循環自幸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予弟洙曰樂一而感者異心方書一而學  
者異見言一而聽者異取故滄浪之歌聖人所必  
警而邇近之言大舜所必察微吾子之志于學也  
即好音過耳去不復留何知損益之數而日兢

復古紀事  
為且夫世情之所謂益亦大都不出子之所損者  
矣譬之劇戲雖千態萬狀總不外此幾人吾子既  
知損此七者即三年之中益可知也雖以此驟三  
年之紀亦可也予曰然

復古紀事跋

近世論學蓋末有不東西家而左右袒者  
嗟嗟使天下有二道則可以有二論而道  
固一也

忠諫灋水鄒先生統承

文莊身肩正學癸甲之間以單力協贊

潘大尊中興復古可謂劬矣而猶鼓餘勇  
為諸弟子說法因人借事抒所得宜  
至千餘言此寧有二論乎予往者北面  
李見羅先生惟是修身為本兢兢奉之比  
入安成復聞良知之說竊又疑不相脗合  
茲得先生紀事讀之乃知即下即上無顯

無微雖千頭萬緒無非一脉信此編為鄒  
氏中庸不可少也學者毋徒視為紀事而  
淺測之庶不孤先生苦心設教之意云

安福縣儒學教諭金川鄧仕俊頓

首謹跋

復古紀事跋

周幼時嘗從先君侍王父一斚先生得聞  
昭代真儒文莊鄒公爲冠謂其不勲報文  
離分門立名而以躬行實踐開示來學心  
竊記之恨生也晚不及一炙公戊子之役  
不意出自吾師瀘水先生門甚可知也周

淺劣不足窺先生之大較如王父所稱父  
莊公者不少異今來作更近先生之居咫  
尺時音謁以聆大誨先生廼出復古紀事  
一編示其受而卒業焉乃知先生不欲以  
言自命直從子臣弟友日用飲食間體認  
真切到頭一悟無適非道無之非言如佛

氏一識真心綠水青山皆成妙理牆壁瓦  
礫皆說無上菩提先生亦何嘗不言哉直  
卽批鱗翼前星於未耀則以道言於國清  
風懿行能使頑夫廉懦夫立則以道言于  
鄉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入孝出弟續承先  
德則以道言于家是先生大有言第不尚

於義論講解耳讀是編也可以知先生  
之有言并可以知先生之無言可以知先  
生之無言并可以知先生之無不言矣周  
不敢私先生之言因重梓以廣其傳庶幾  
不虛夙昔所以仰止文莊公者或亦先王  
父意也

門人天台金錫周頤首謹跋